

宋代山水诗卷帙浩繁，内容丰赡，本书从水文化及其核心理念——人水和谐的全新视角，精心挑选了宋代优秀山水诗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解读，引导读者一起走向水的文化世界，共同体验人水情缘的丰厚馈赠。各个篇章内容融合诗人生平、诗歌风格和创作特色，用简明、准确、流畅、优美、诗意的语言诠释原诗的同时，对该诗的水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探讨，既注意尽可能地避免诠释过当或诠释不足，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体会诗情，又言人所未言，从而对蕴含在诗中的水文化精神及艺术价值予以中肯分析与重新评价。



中外水文化研究 宋代山水诗与 人水情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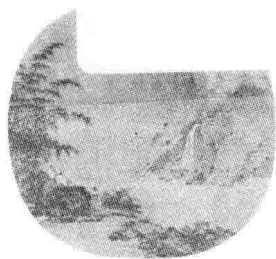
朱海风 主编

史月梅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培育）
水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中外水文化研究
宋代山水诗与
人水情缘研究

朱海凤 主编

史月梅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文化研究中心“中外水文化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从水文化及其核心理念——人水和谐的全新视角，精心挑选宋代优秀山水诗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细致解读，旨在引导读者一起走向水的文化世界，共同体验人水情缘的丰厚馈赠。各章内容融合诗人生平、诗歌风格和创作特色，在运用简明、准确、流畅、优美、诗意的语言诠释原诗的同时，对该诗的水文化内涵作深度探讨，既注意尽可能地避免诠释过当或诠释不足，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体会诗情，又言人所未言，对蕴含在诗中的水文化精神及艺术价值予以中肯分析与重新评价。

本书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着重突出水文化内涵，力求雅俗共赏、方便阅读和教学，既可以向教材转化，作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教育的补充资料，也可为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们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水文化研究. 宋代山水诗与人水情缘研究 / 朱海风主编; 史月梅著. —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0-5527-3

I. ①中… II. ①朱… ②史… III. ①水—文化—研究报告—国外②山水诗—诗歌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K9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621号

书 名	中外水文化研究 (共 4 册) 宋代山水诗与人水情缘研究 ZHONGWAI SHUIWENHUA YANJIU
作 者	朱海风 主编 史月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D 座 100038)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8367658 (营销中心)
经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 (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10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总 定 价	160.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水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

——代出版总序言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提升，包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自不待言，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关键就在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早在2011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也曾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水文化体系；水利部《水文化建设2013—2015年行动计划》中也强调要着力加强传统水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不断传承纪实、存史、资治、教化等水文化知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水文化素养。

水历史、水现实也一直昭示我们，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自古以来，人类傍水而居，依水而存，随水而长。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命脉，在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及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治水历来被认为是兴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水作为自然的最基本元素，应该说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范式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水、中华之水、中华之水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华文化的产生，而且也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演进。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望水识水、崇水敬水、治水用水、保水护水和思水赏水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体悟出了许多充满真善美的伦理思想与和谐辩证的哲思，并由此而奠定了中华水文化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可以

说，自有人类存在就有水文化的光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孕育着思想内容丰富的水文化，水文化也因此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犹如灿烂星群拱承明月，相映生辉，耀眼夺目。

水科学、水政治也同时告诉我们，当代的水问题已引起全球的特别关注。特别是随着全球水危机的显现，水治理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水文化也日益成为一个可以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及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所共同关注协商对话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工作者加入到了水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使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如何破解人与水的矛盾，如何正视和妥善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水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突出。相应地，以世界眼光和宽广的视野，全面深入地研究水治理与水文化、发展水科学与水文化、创新水工程技术与水文化已是学界尤其是“华水学人”义不容辞的学术担当。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在科技手段之外，迫切需要借助水文化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思考和战略定位。

关于水文化的定义，在学界由于观点不同，说法有异，目前很难确定和统一，但也不是没有基本共识的东西。大多学者倾向认为：广义的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以水为载体，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载体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统称。狭义的水文化是与水有关的各种社会意识，如与水有关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进而言之，所谓水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财产。

关于水文化研究和水文化建设，就其存在而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都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但是，把水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提出来，把水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领域进行研究，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水文

化作为一门学科或是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都还很年轻。在中国，近年来才开始将水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总的来看，水文化研究，无论在国内国外，均尚属曙光初露的“在研阶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因水而生，缘水而成，自北京建校以来，南沿太行，历经三次搬迁，四易校址，直到如今定居郑州，与黄河为伴，成为黄河流域最“接地气”的一所以水利水电为办学特色的高等学府，在水研究与水治理方面有着“天然的”的义务与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基于此，学校于2006年以来，先后成立了“黄河科学研究院”“城市水务研究院”和“水文化研究中心”等研发单位，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及综合研究，并初步形成了一批成果。

这套《中外水文化研究》共有5册：《中国水利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原农业水文化研究》《国外水文化动态研究报告》《秦汉水井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研究》《宋代山水诗与人水情缘研究》。这是我所在的“水文化研究中心”创新团队继此前完成《水文化研究丛书》、参与撰写《中华水文化书系》部分专著之后的新近成果。

毫无疑问，我们对于中外水文化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将陆续推出拓新性专题研究成果以奉献给大家。

朱海风

2016年11月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乐贤园岸舟斋

目 录

水文化研究要有大视野——代出版总序言

引言：宋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1
第一章 望水 ·····	5
第一节 望江·····	6
第二节 望河·····	17
第三节 望湖·····	23
第四节 望海·····	27
第二章 临水 ·····	30
第三章 观水 ·····	41
第一节 观江·····	45
第二节 观潮·····	51
第三节 观瀑·····	54
第四节 观潭·····	56
第五节 观泉·····	58
第六节 观溪（涧）·····	61
第七节 观湖·····	70
第四章 水乐 ·····	77
第一节 玩水·····	77
第二节 听水·····	83
第三节 理水·····	86
第五章 水行 ·····	90
第一节 泛舟·····	90
第二节 行舟·····	98
第三节 泊舟·····	106
第六章 水居 ·····	111
第一节 渔父·····	111

第二节 棹歌渔笛	118
第七章 园池	123
第八章 卧游山水	126
结语：宋代文人对山水的独特观照	145
参考文献	148
后记	150

引言：宋代文人的山水情怀

《尚书·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淮南子·天文训》云：“积阴之寒气者为水。”《文子》云：“水之道，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江河。”《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郑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水，至阴、至柔，几乎能表达人类的所有情感与思绪，故人能够与之无比亲近，甚至狎玩无度，因而往往忽视它凶猛的一面，等到付出生命财产的巨大代价后，又要想尽各种办法治理水、管理水。人与水之间这种爱恨交织、离不开又难以掌控的复杂情缘，使得历代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面对江河湖海、溪流瀑泉、潮流浪涛、雨雪雾霜，感念天地、抚今追昔，格物致知、推己及人，感慨万千、文思翻涌，创作出了无数吟咏山水的绚丽华章。

公元960年正月，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省封丘县陈桥镇）发动兵变，建立宋朝。为了不重蹈唐朝覆亡的旧辙，赵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总结前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而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以保国家社稷长治久安。宋太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所谓的“内患”，也就是晚唐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武将专权之祸，它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其结果是江山频频易主、生灵屡遭涂炭。有鉴于此，赵宋王朝在加强法制集权的同时，大力推行文官政治。陆游《避暑漫抄》记载：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语，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宋初统治者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为宋王朝政权的稳固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宋代有着非常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宋太祖还曾说“作相须读书人”，大幅增加进士名额，不论出身门第，从市井小民到门阀世族，只要肯为朝廷效力，每位读书人都有平步青云的希望。如石介《庆历圣德颂·序》云：“上视汉、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间非无圣神之主、盛明之时，未有如此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实为希阔殊尤，旷绝盛事。”录取比例如此之高的科举考试，也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向学之心，使得当时读书之风颇盛。如王禹偁《清明感事》（其一）云：“昨日邻家乞新火，晚窗分与读书灯。”梅尧臣《吴冲卿学士以王平甫言淮甸会予予久未至冲卿与平甫作诗见寄答之》诗云：“往居间闾乏经过，闭门读书多废食。”欧阳修《读书》诗云：“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梅尧臣《寄题苏子美沧浪亭》诗云：“读书本为道，不计贱与贫。”王安石《答曾子固书》诗云：“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黄庭坚则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由此可见，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同宋人的刻苦钻研、潜心学习是分不开的。

有宋一代，统治者秉承不杀文人的祖训，在党争中失败或犯有过失的官员多被外放或贬谪，越是官位高、声望隆的官员，被贬得就越偏远，如卢多逊、丁谓、苏轼、李纲、李光、胡铨等人就被远谪儋州（今属海南）作为惩罚。虽然被贬原因各异，各人的脾气秉性不同，但这些官员身上特有的文人气质，以及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却是相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直都是他们的不懈追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突然从高官显位被置以闲散之职、边远之地，满怀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生出幽愤不平的情绪是自然而然的。与前代文人郁积于心、失意悲苦，以致无法自拔、丧失生活勇气不同的是，宋代文人找到了极好的排遣宣泄方式，他们或逃于禅、或入于道，仕途的受挫与生活的困顿反而使许多人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形成了一种豁达大度的乐观心态。逃禅、入道的最佳方式，就是亲近自然、登山临水、咏诗作赋，在游山玩水中寻求超脱与心灵的宁静。因此，在面对自然山水时，文人们的情感会变得分外真诚，最具本真，比高居庙堂之时多了一份亲和力和感召力，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格外动人，这就是文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诗穷后工”“江山为助”。

放浪于山水之间，沉醉于风月之中，很容易使人对现实名利变得淡漠，对个人得失不再萦怀，对他人毁誉淡然处之。因此，宋代文人在被贬谪的路上，依然能够保持初心、不改其度，直道而行、超然自得。如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邓州（今属河南南阳），应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之约写下了《岳阳

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描绘，表明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国家使命感，而对个人荣辱与外物好坏不以为意。虽然身处逆境，却没有一点“迁客骚人”的失意悲愤之态。再如欧阳修，他因为为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等人辩护而被贬谪到滁州（今属安徽）。与范仲淹不同，他采取了一种“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索性自号“醉翁”，并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试图将人生的一切不如意都化解于山光水色，虽然稍感无奈却并不消沉，而是恬淡随意、放旷豁达。还有苏轼，与范仲淹的矢志不渝、欧阳修的以退为进不同，作为宋代文人中被贬次数最多、仕途最为坎坷的一位，他完全把自己的身心托付给了自然山水。无论是在杭州、密州、惠州，还是儋州，他都纵情于山水美景之中，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的同时，也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山水诗文，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把一生的奔走潦倒、波澜曲折全都消弥于佳山胜水之间，潇洒率性、豪放旷达，超然物外、随缘自适，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伟大人格，也达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

宋代文人学问渊博，博涉经史，生活环境相对优越，虽然许多人的仕途并不坦荡，但在“尊儒隆文”的时代大背景下，他们参政的热情依然很高。而党争的激烈，使得士人们产生了危机感和畏祸心理，于是不少人选择悠游山水的方式使心情趋于平和冲淡。但身为朝廷命官，要生活在朝堂，亲近自然山水的机会是不多的，于是他们采取了两种方式来弥补这个缺憾。一是修建园林。他们在居所中造园，引注泉流，建筑池沼，自为飞瀑，临水又置以亭、榭等，配以假山、廊、亭、堂、榭、阁，移栽花木，养以禽物。闲暇之余，约友人游园饮酒吃茶，咏诗作赋，亦是一大乐事。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一书即记载了众多这样的园林，如司马光的“独乐园”。二是观看山水画。用欣赏山水画来代替亲身游览的消遣方式，被文人们雅称为“卧游”。宋代文人喜言“卧游”，如徐积《上林殿院次公九首》（其五）云：“闭门老子卧游山，心去穿云身自闲。”黄庭坚《题大年小景》（其二）云：“轻鸥白鹭定吾友，翠柏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几度，卧游到处总伤神。”李彭《读庐山记怀文若弟》云：“昔在宗少文，壁间留画图。澄神可观道，卧游良不疏。”到了后来，这种“卧游”之风更是大炽，而且用来“游心”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山水或山水画了。

居于山水之间也好，卧游于山水图画也好，其目的是要“适意”，只要“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即可。因此，仕宦奔波的宋代文人，登山临水主要是为了“适意”，从而排解郁积、缓解情绪。个人修养学问的提高、生活阅历的丰富、心境的复杂使得宋代文人看待自然山水的眼光迥异于前代，不仅没有传统贬谪文人的哀怨激愤，反而巧妙地将儒释道思想融入到对山水的体悟之

中，赋予了山水很强的文化能量与影响。通过翻检宋诗，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人们不仅把山水当作艺术创作的主要对象，更将之看作智慧的源泉。思想醇厚、博学多闻的宋代诗人，善于以自然之眼观物，天真之心察情，理性之语言志，他们建立了融合佛、儒、道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以义理、性命之学的哲理思致体贴自然万物，将山水人格化，又将人生山水化，对“人水和谐”作出了独特的深刻诠释。

第一章 望 水

“望水”诗自南朝宋时诗人鲍照（414—466）始。他的《望水诗》云：“刷鬓垂秋日，登高观水长。千涧无别源，万壑共一广。流驶巨石转，湍回急沫上。苕苕岭岸高，照照寒洲爽。东归难忖恻，日逝谁与赏。临川忆古事，目屣千载想。河伯自矜大，海若沈渺莽。”杜甫曾称赞鲍照说“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作为才秀人微的不得志者，鲍照面对着秋水长天，主要还是借景抒情，湍急奔流的秋水中蕴含着诗人光阴易逝、时不我待的深沉感伤，正如他在《望孤石诗》中所说的那样：“泄云去无极，驰波往不穷。啸歌清漏毕，徘徊朝景终。浮生会当几，欢酌每盈衷。”这种望水而生悲思的写法，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诗歌的重要基调之一。如齐诗人谢朓的《望三湖诗》云：“积水照颍霞，高台望归翼。平原周远近，连汀见纡直。葳蕤向春秀，芸黄共秋色。薄暮伤哉人，婵媛复何极。”又《后斋回望诗》云：“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恐洛常眷然，摇心似悬旆。”梁何逊《春夕早泊和刘谿议落日望水诗》云：“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日暮江风静，中川闻棹讴。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单舸时向浦，独楫乍乘流。变童泣垂钓，妖姬哭荡舟。客心自有绪，对此空复愁。”梁刘孝绰《太子湫落日望水诗》云：“川平落日迥，落照满川涨。复此沦波地，派别引沮漳。耿耿流长脉，熠熠动微光。寒鸟逐查漾，饥鹈拂浪翔。临泛自多美，况乃还故乡。榜人夜理楫，棹女暗成妆。欲待春江曙，争涂向洛阳。”梁元帝萧绎《登堤望水诗》云：“驱马河堤上，非谓城隅游。怀山殊未已，徒然劳九愁。旅泊依村树，江槎拥戍楼。高岸翻成浦，曲港反通舟。枣野良知叹，瓠河今可俦。愿假宣尼术，泗水却横流。”北周庾信《送卫王南征诗》云：“望水初横阵，移营寇未降。风尘马足起，先暗广陵江。”这些诗人放眼望去，水所带来的不是迟暮之悲，就是乱离之痛，使人读来黯然神伤。

到了唐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都开始繁荣，人们“望水”时少了身世之悲，却多了些许理性思考。如宋之问《江亭晚望》诗云：“浩渺浸云根，烟岚出远村。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纵情犹未已，回马欲黄昏。”顾况《登楼望水》诗云：“鸟啼花发柳含烟，掷却风光忆少年。更上高楼望江水，故乡何处一归船。”司空曙《望水》诗云：“高楼晴见水，楚色霭相和。野极空如练，天遥不辨波。永无人迹到，时有鸟行过。况是

苍茫外，残阳照最多。”白居易《湖亭望水》诗云：“久雨南湖涨，新晴北客过。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岸没间阎少，滩平船舫多。可怜心赏处，其奈独游何。”李涉《秋日过员太祝林园》诗云：“望水寻山二里余，竹林斜到地仙居。秋光何处堪消日，玄晏先生满架书。”李冶《寄朱放》诗云：“望水试登山，山高湖又阔。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由此亦可看出，从大唐盛世到晚唐夕照，诗人“望水”时所透露出的无奈之情与无力之感。

到了宋代，文人们仕宦南北、漂泊无定，有的甚至长时间生活在水边或漂泊在水上，他们望见水，望见因水而生的景物，或思乡怀远念古，或感怀羁旅漂泊，都会不约而同地将“水”当作可以倾诉心事的亲人或阅尽沧桑的老人，是能够与之心灵相通，甚至同病相怜的，而这种相知相契，又是不能为外人道的。因此，“望水”的情感内涵更加丰富，生活气息更加浓厚，山水也更加富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如窦俨（918—960）《北海题渚宫》诗云：“纪南南望水城宽，水色天光混一般。大抵江乡足诗景，咏吟如把画图看。”描写登楼远望，水天一色。陈棣《题温守梁尚书新创富览亭》诗云：“杰槛雄檐倚碧空，玲珑窗户温青红。因山卜地心机巧，望水如天眼力穷。千里胜形吟笔内，万家和气饮杯中。吏民共指双旌语，今日梁公昔谢公。”描写梁尚书园亭内的水清澈如天空。范成大《荆渚中流回望巫山无复一点戏成短歌》诗云：“千峰万峰巴峡里，不信人间有平地。渚宫回望水连天，却疑平地元无山。山川相迎复相送，转头变灭都如梦。归程万里今三千，几梦即到石湖边。”描写在舟中望水，水天相连。胡宏《苍天》诗云：“苍天映清水，下见白云飞。天水从何来，飞云更何依。人生亦如此，融结中有机。此机即天命，吾心端不违。”则借水思考人生。下面我们就详细梳理分析一下宋代诗人笔下的“望水”之作，深入体悟其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象。

第一节 望 江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优势，不仅是古往今来重要的交通航道，有着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更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载了中国历代文人别样的艺术审美和情感志向。宋代山水诗中有大量描写眺望江水的诗作，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长江的独特魅力，表达了自己对水的深深依赖与深沉思索。

孟贯《江边闲步》诗云：

闲来南渡口，迢迢看江枫。
一路波涛畔，数家芦苇中。

远汀排晚树，深浦漾寒鸿。
吟罢慵回首，此情谁与同。

孟贯，字一之，建阳（今属福建）人，一说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卒年不详。据宋龙衮《江南野录》载：“周世宗幸广陵，孟贯能诗，以一集献之。世宗见首卷《贻栖隐洞谭先生》诗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谓贯曰：‘伐叛吊民，何有巢无主之有？献朕则可，他人卿将不免。’遂释褐授官。”（《诗话总龟》卷四引）可见他曾在后周世宗朝以诗求官。今《全宋诗》辑其诗三十一首，从内容上看多为登临纪游、赠别怀远之作，诗作风格清闲安适、疏阔野逸，如其《宿山寺》诗云：“溪山尽日行，方听远钟声。入院逢僧定，登楼见月生。露垂群木润，泉落一岩清。此景关吾事，通宵寐不成。”《春江送人》诗云：“春江多去情，相去枕长汀。数雁别湓浦，片帆离洞庭。雨余沙草绿，云散岸峰青。谁共观明月，渔歌夜好听。”《宿故人江居》诗亦云：“渡口树冥冥，南山渐隐青。渔舟归旧浦，鸥鸟宿前汀。静榻悬灯坐，间门对浪扃。相思频到此，几番醉还醒。”从中可以看出，孟贯喜爱游历山水，虽然生逢乱世，却能够保持冷静从容的心态，这显然与其留连山水之间、涵养情性大有关系。《诗史》曰：“闽岭孟贯，为性疏野，不以名宦为意，喜篇章。大谏杨徽之称之，如《寄张山人草堂》云：‘扫叶林风后，拾薪山雨前。’”他自己也说：“自惭疏野甚，多失故人期。”但从其诗作可以看出，“疏野”之外也有着细腻的一面。

孟贯的这首《江边闲步》可以说是唐末五代山水诗的尾声、宋代山水诗的先声。虽然孟贯所到的“南渡口”今已不可考，但从其诗中“一路波涛畔”一句可知该渡口风大浪高，颇为惊险。这首诗写秋天江景之美，通篇词句清新，透露出恬静淡泊的心态与情怀。首联写缘起：闲来无事到南渡口欣赏枫叶，“迤迳”二字形象写出了缓缓而行的惬意与闲适。颔联、颈联写看到的景色：波涛、人家、芦苇、远汀、深浦、寒鸿，虽然只是平常景物，但在诗人笔下却有了意味深长的韵致，渲染出一片动人的秋声、秋情，对仗也非常工整。尤其是“漾”字写出了寒鸿在水面随波上下起伏的情状，非常生动传神。尾联则直抒胸臆，感叹此情此景无人可会，只能独自吟诵、自得其乐了。虽然全诗没有直接描绘江水的形态与声响，但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江水的喜爱依恋。世事变幻无常，江边更是战乱频仍之地，但这一切却并不妨碍诗人如闲庭信步般欣赏江景、吟诗作赋，可见他超脱世俗的心志与兀自东流的江水有着某种共通之处，故他曾发出“算得红尘里，谁知此兴长”（《山中夏日》）的感叹。

范仲淹（989—1052）力图奋力济天下以安民，他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忠正仁义、刚正不阿，无论是在朝主政、戍边西北，还是外放地方，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始终心系国家安危、民生疾苦，因此颇受时人爱戴及后人颂

扬。宋李颀《古今诗话》载：“范文正公言劲节，知无不言，仁庙朝数出外补。”（《诗话总龟》卷一引）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载：“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监西溪盐场。西溪素多蚊蚋，希文作诗曰：‘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求旦暮，休更问前程。’”（《诗话总龟》卷四十引）在这种心态下，范仲淹的山水诗多是借景言志，表达忧国忧民之心，以实用主义者的立场看待山水。如其《江上渔者》诗云：“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观竞渡》诗云：“小艇破涛去，旁观亦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他这是在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江水、波涛，别人看到的是“水趣”“水美”，他却看到了“水险”“水急”，想到了济民纾难。再如其《晋祠泉》诗云：“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一源其澄静，数步忽潺湲。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他看到泉水，想到的是灌溉禾田，使百姓没有旱年。因此，他的《落星寺^①》一诗亦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写成的：

长江万里来，古寺中流起。
何如天上星，汨汨波涛里。

别人只看到落星寺的雅致清幽，想归隐于此，如黄庭坚《题落星寺四首》其三云：“落星开土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燕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朱熹《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落星寺》诗云：“浩浩长江水，东逝不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屿几中川，层台起周阿。晨望爱明灭，夕游惊荡磨。极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复车马迹，唯闻榜人歌。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范仲淹却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不着一草一木，只远远地看到滚滚江流中的落星寺，想到本来是天上的明星，为什么现在却化作寺庙，飘摇在汨汨的波涛之中呢？把江水比作无奈的世事，以落星寺的中流屹立表明虽然处境凶险却矢志不渝的决心，可谓思深意远，耐人寻味。

浩瀚的江水，除了雄奇惊险之外，也能给观者带来视觉上的惊喜与愉悦。杨蟠（1017—1106）《慈云岭》诗云：

落日愁飞雨，云中一线明。
西湖将尽处，忽见大江横。

杨蟠，字公济，别号浩然居士，章安（今属浙江临海）人。宋仁宗庆历六年

① 位于江西鄱阳湖的北面，庐山南面。相传天降巨星化为岛，寺即因此得名。

(1046) 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时，杨蟠为通判，为官清廉，颇有政声。欧阳修《读杨蟠〈章安集〉》诗云：“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盛赞其诗自然清新，读来令人赏心悦目。《慈云岭》诗共二首，这是第二首。慈云岭位于浙江杭州西湖与钱塘江之间的玉皇山上，峰峦峻秀，风景怡人。这里的大江即指钱塘江。这首诗虽然只有二十个字，却把立于岭上极目远眺、望见大江横流的情形描写得如在眼前，更借由此诗把豁达从容的思想境界表露无遗。《慈云岭》其一云：“左右盼江湖，游人憩半途。山高步步上，何用叹崎岖。”二诗对读，更能体会到诗人悠游山水间的那份从容淡定。再如其《钱塘江上》诗云：“一气连江色，寥寥万古清。客心兼浪涌，时事与潮生。路转青山出，沙空白鸟行。几年沧海梦，吟罢独含情。”同样是借景寄慨，他没有赋予江水任何伤愁之色，而是做到心随浪涌、事与潮生，多么豁达开朗。即使是面对充满离愁的松江，诗人仍然保持乐观心态：“帆落帆开两渡头，洞庭木叶扰离愁。青山带日低平野，白浪随风过别洲。月静沙寒知雁宿，云深水暖羡鱼游。画桥隐隐横天汉，人度空中影倒流。”（《松江》）《练江亭》诗亦云：“寒光万顷淡高秋，粉壁朱栏净客愁。晚月萧萧闻落叶，晴天厉厉数飞鸥。烟横绝岛疏难卷，月在平波莹不流。怀抱未忘知有处，且吟风笛醉沧州。”元气淋漓地抒写了自己的亲水情怀，表达了安然心定的意境。

王安石（1021—1086）的《江上》也是一首借水说理之作，只不过更加委婉含蓄。其诗云：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王安石晚年归居金陵，筑“半山园”，诗艺亦较前精进，作诗讲究练字，讲求修辞，一字不肯轻下，黄庭坚评价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荆公诗‘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莫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谨也。”（《历代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载：“荆公尝有诗云：‘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上（谄）燕台。’或谓公曰：‘萧何万世之功，则功字固有来处，若恩字则未见有出也。’荆公答曰：‘《韩集斗鸡联句》孟郊云：受恩惭始隗。’则知荆公诗用法之严如此。”（《历代诗话》）可见王安石笔下看似平易简洁的诗语，实是经过用心苦思的。最为著名的是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的一则记载：“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